

“诗意图水”成为独特的地域文化名片

以诗为媒 打响“珍珠海岸”文化品牌

两次“诗歌音乐会” | 激起陵水诗歌的波澜

陵水自隋大业（公元610年）设置县制以来，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如源远流长的陵河，滋养着每一个陵水人。陵水旅游资源得天独厚，兼具了阳光、海水、沙滩、雨林、空气等五大自然元素，并集蓝色滨海旅游、绿色生态旅游及红色历史、民族风情等人文旅游于一体，是一个让人向往的休闲度假之洲，因此，陵水素有“珍珠海岸”的美誉。

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温暖的阳光、蔚蓝的海水、洁白的沙滩、罕见的热带雨林、独特的黎苗文化、疍家文化、海洋文化、红色苏维埃文化；可以领略到香水湾、清水湾和土福湾等港湾的秀美；还可以品尝到陵水享誉盛名的特色小吃陵水酸粉、疍家鱼粥以及各类生猛海鲜。

陵水，这是一个诗意栖息的地方。

在这个地方孕育了一些诗歌爱好者，诸如郑文秀、李玉峰、李其文、周凌风、郑纪鹏、李仁盛、杨明衍、符胜芳等。近年来他们积极创作，用诗意的文字去表达陵水诗意的自然风貌，人文情怀和深厚的民族文化，其中黎族诗人郑文秀2013年至2014年间连续出版两部诗集《水鸟的天空》《可贵的迹象》。在他们的作品里，有陵河流淌过的痕迹，有陵水的大海、高山、河流、森林、天空，读者感受到了文字的温度，触碰到了生命的纹路，以及诗句里构筑的精神家园。

陵水的诗歌创作已俨然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一张独特的“文化名片”。

陵水是怎样与诗歌结缘的？现供职于陵水县委宣传部的李其文说，陵水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地方，这里不仅有秀美的海岸线、原始的热带雨林、独特的民族文化、新鲜的美食，还有分界洲岛、南湾猴岛等景区，以及能凸显慢调生活的沿海旅游酒店。可以说，这里是诗歌生长的沃土，而陵水本土的诗歌爱好者无疑就是这块土地上的种子，已经在不经意间发芽、成林，并结下诗歌的果实。

陵水的年轻一代对诗歌的爱好是一种可喜的气象。怎样激发起这一涟漪？充分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？

李其文说：“诗歌的表现或普及除了

通过文本之外，它应该有一个大众化的形式或载体，并以此来带动陵水更多的诗歌爱好者去读诗、写诗和认识诗歌本身及它之外的世界，新年迎春诗会是一次尝试。”

去年2月份，陵水举办了一场以“珍珠海岸·诗意图水”为主题，以诗文朗诵和文艺演出为形式的诗歌音乐会。

在晚会上，演员们用深情的语调诵读了陵水本土诗人《陵水，我美丽的家园》、《椰风》、《椰子岛和她的村庄》、《陵河雅颂》、《诞生》、《海之传说》、《漂洋过海好不好》等一首首热情洋溢的诗歌，颂扬、赞美了黎族的诞生，书写了历史的存在，传达并分享生命、希望、爱和温

暖；特别是《祖国啊，我亲爱的祖国》、《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》、《相信未来》在朗诵者声情并茂的演绎下，展示出深沉的历史感与强烈的时代感，涌动着挣脱束缚、走向新生与未来的激情。精彩的节目吸引了数千群众驻足观看，让观众在诗歌、朗诵与音乐、舞蹈交融之间领略美丽陵水的自然魅力。

“之后，朋友圈点赞声一片，还有很多诗歌爱好者投来稿件等等”李其文说，陵水的诗歌创作氛围是有着浓厚的基础。

于是，今年4月30日，陵水又举办了一场音乐诗会，朗诵的作品有广为传诵的《弟子规》、《将进酒》、《相信未来》等著名篇

章，也有本土诗人的《诞生》、《梦染黎乡》、《下一站风景》、《出生地》等精心力作，朗诵声情并茂、感人肺腑。《童年》、《十七岁的雨季》、《外婆家的澎湖湾》歌曲串烧为诗会带来了一缕浓浓的青春气息，随着音乐缓缓流动，情景剧《烛光里的妈妈》和《跪羊图》深情吟唱，教化世人知恩行孝道，诗会在感人至深的《红色箴言》中完美落幕。

“当诗遇上歌”诗歌音乐会，由陵水本土的音乐创作人将陵水本土诗人创作的诗歌谱上曲，然后进行演唱。这是一次诗歌与音乐的全新融合，不仅调动了诗歌创作者的激情，同时也为陵水本土音乐创作注入新的活力。

举办首届陵水诗歌节 | “诗歌名片”助力文化建设

今年5月18日，以“美丽中国与诗意图水山水”为主题的首届陵水诗歌节成功举办，来自省内外的20多名诗人相聚一起，寄情山水、以诗言志，共同研讨当代诗歌发展走向，以及深入挖掘诗意图水风俗文化等。

舞族著名诗人倮伍拉且认为，陵水的美丽是丰富的、多层次的、多维的，连绵的群山，西北高东南低，森林、山林、

平原，还靠近大海，这种多样性产生的丰富性是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时也激发诗人在丰富和多样的环境中寻找诗意的东西；《汉诗》主编、著名诗人张执浩说，陵水是一个既有美丽自然风光，同时又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蕴的地方，诗歌节的举办将对陵水今后的人文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。

既是黎族诗人、又主管陵水文化建

设的郑文秀认为，举办诗歌节，就是要打造陵水的文化，陵水县委、县政府历来对文化建设非常重视，特别是今年提出了“文化强县”的战略思路，这就为该县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。

郑文秀说，诗歌在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。若在陵水将诗歌的创作传播推广，使其影响范围更大、气氛更热烈，那么陵水文化会更加繁荣；同时，也

会改善陵水的文化环境，提升形象知名度。文化是一个地方名片，也是一个地方的重要环境。“诗歌”名片建设可以将文化建设提升、人口素质提高，从而使“国际旅游岛”建设更加完美。其次，也可发挥诗歌的教化作用，弘扬真善美。诗从来就是弘扬真善美、鞭挞假丑恶的文学形式，具有教化作用，进行“诗歌”名片建设有助于提高陵水的道德水平。

《诗刊》社在陵水设立创作基地 | 为诗歌的传承与创作奠定基础

最近两年内，陵水除了举办两届“诗歌会”“诗歌节”外，还与中国作协《诗刊》社联合举办“第30届青春诗会”，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、中国作协《民族文学》联合举办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陵水首届论坛等。

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反响不俗，一方面积极繁荣了陵水的诗歌文化，进一步营造了诗歌创作的氛围；另一方面，以陵水为核心和文化地标，以诗歌为媒介，形成地域性的、传承性的、特色的诗

歌文化传统和丰富、高端的文化样貌，进而推动和带动陵水经济、文化的全面发展，以实现诗歌和地方文化、经济的双赢、共赢。《诗刊》副主编李少君说，陵水有希望打造成海南省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诗歌中心和文化中心。

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，“人生充满劳绩，但仍诗意地栖居大地上”。陵水与诗歌互动，不仅为陵水的文化品牌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，更产生了“海南诗歌之县”的良好效应，使“诗意图水”名片美名远播。

梳理近两年陵水举办的有关诗歌的文化活动，这条以诗歌创作为核心而形成的独特陵水文化——“诗意图水”的路径清晰可见。下一步怎样来建设“诗歌之县”值得深度探索。近两年，由于陵水出现了良好的诗歌创作等文化现象，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、中国作家协会《诗刊》社相继在陵水设立创作基地，这对繁荣陵水的诗歌创作以及民族文学创作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。

郑文秀说，陵水县委今年初做出决定，明年将加快研究制定《陵水建设文化强县规划纲要》，加快推进文化强县战略，打造陵水文化品牌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，为经济发展“强筋壮骨”。郑文秀认为，下一步，陵水还将通过举办学习、创作、竞赛、出版等各种活动来加强建设“诗歌之县”，让陵水诗歌、文学爱好者都来学习诗歌，都知道怎么写诗，能够体会诗歌的意境、体会到诗歌中的人文关怀。

（文/禾星）

中国作协《诗刊》社在陵水设立创作基地。

陵水纯净美丽的沙滩。

背面的山比城市还要厚重 ——陵水诗人以及诗歌印象

纵观近几年的陵水诗歌创作，郑文秀、李其文、周凌风、郑纪鹏、李仁盛、杨明衍、符胜芳等人的成绩较为突出。对于陵水的诗人们来说，他们各自创作所呈现的生存与命运，及其或隐或现的思想感情、诗歌技艺等方面，没有太多明显的共同特征。他们如同陵水境内的海滩、河流、山岭、村庄和城镇，相对独立，却都汇聚在同一片大地与天空之间。我们可将陵水诗人的创作简单描述成“郑文秀—李其文、周凌风—郑纪鹏”（即“60后—80后—90后”），并在其中探究这个似零散而又有所联系的诗群。

将郑文秀作为谈论陵水诗群的第一个人，是因为他在这个群体中，对个人与时代、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的思考，呈现在具体的诗歌作品中显得非常尖锐、激烈。生为黎族之子的郑文秀，早年生活在黎族文化浓厚的乡村，如今面临着所谓的历史进步观带来的现代文明生活，他需要调整内心的情感，解决灵魂归宿问题。诗人的作品频繁出现的民族记忆，于他而言，不是一种域限浪漫情

调，而是骨髓深处的情感胎记。所以，当郑文秀欣赏了著名画家王锐的海南黎族风情题材画时，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，创作了多首诗歌。在《泛着红泥香的画》中，诗人记忆被催发恢复，“那些流动的山林、草木/那些宁静、祥和的山寨、船屋/在阳光下，在深山里父母和兄弟姐妹/还有那个躲在榕树下的情人……”

郑文秀的黎族身份，让他既要面对个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境遇，同时还要面对他所承载的黎族文明在当下的文化处理。《水鸟的天空》诗集中，诗人以个人境遇及自然人文为诗歌的内容，其情感变得或高昂或沉抑，隐隐中含有激烈。

面临时代变迁和文明冲突带来的影响，李仁盛、符胜芳、杨明衍等诗人就缺少郑文秀的这份强烈焦虑。李仁盛有的是淡淡的感受。《关于秋天的》“一丝丝悲凉的碎片与忧愁”，《秋天来了》“一丝凉意漫过惆怅的窗台”，也有《以歌收获生活》的“尽管一路上尘土飞扬/我的诗歌依然沐浴阳光怀抱大海”。符胜芳的《悠悠南平河》带上希望“寄”向远方，面对生活，“几

个世纪几辈人”是《弯弯的收割》。而杨明衍似乎是在自然人事中悟道，他的情感变得内敛。所以，《牛栏的木桩长出了叶子》就没什么惊喜，因“木桩的执着，被大地/永久收藏”。正因为有大地收藏，树桩就不担心未来的归宿。

李其文、周凌风的诗歌中亦存在对时代处理经验——与郑文秀不同的地方是，他们已经返身到个人身份，不作某个群体的代言人。周凌风的早年乡村经历与自然没有篱落之隔，先前就有蛙鸣、飞鸟、丘陵、河流等相识。《夜的城市》写于他在北方城市求学，高楼大厦隔绝了田野，分割了天空，因此我们更能深刻体会到他仰望星空的执着心理。《秋》中说到，“应该找一个更低的角度/再低一点就能接近土地/以便倾听远去的脚步留在土地的回响/和亲吻离去的背影”。周凌风诗歌中的乡村、自然景物是安静祥和、田园牧歌、充满古典文学的诗意。这种来自古典文学和早年生活经验的诗意，成了他处理现代城市生活中的矛盾替代物，也就是说诗歌只是他逃离现代城市

文明的抒情物和隐居之地。李其文面临时代变迁，主动选择了对乡土记录和家族寻根，拒绝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遗忘。李其文通过《关于老子牛生的眼泪》，看到爷爷、奶奶、父亲等人命运。在《我的名字》中，诗人将自己的名字与祖先联系起来，“那是我对父亲的诺言的兑现”。正视和选择同父辈一样的承担命运，诗人像蚂蚁紧紧抓住坠落之前的唯一空间，“寻找一个葬身的寄托，做最后的告别”；《触电》和木头的结尾提到，“像山峦后面慢慢沉下去的日落/那是一种面对生命殆尽时高雅的举动/与结束后的开始的伤痛”。这个悲壮场景，是乡村家庭的传统文化教育播下的种子，是诗人在时代中的一个主动性选择。

郑纪鹏的诗歌是陵水诗群最晦涩的文本。它具有意象密集、词语链接的突兀，缺少早期乡村及家庭教育赋予的情感记忆和审美，掺杂宗教文化在其中等待点。面临前辈们的时代问题，郑纪鹏较为含蓄、隐晦，情感上对未来不可捉摸。因为，前者退缩依靠之处，或者黎族文明，或者山野风物，或者家族、乡村，后者却不能二元论式的否定其一，也没有表现出农耕文明的情感依赖，他真正需要的是寻找信

仰，来面对未来的生活。《情诗》表面叙述的是一个失败的爱情，实际是通过第二、四及最后一节戏仿了《圣经·雅歌》的基调，完成诗人寻找信仰的过程，但是寻找的结果是失败的——“我是那个唯一经过教堂的人/衣冠不整，不带利剑”，“我轻轻撬开梦境，像对待牡蛎那样/发现你，挖掘你，吮吸你的苦涩/把你的不快乐转移到我的身上/丰富我的梦境和你名字的含义”。反过来说，诗人无法随便信仰某个现成的教义，“情诗”也只变成“你望见教堂塔尖的颤抖和尖叫/都是我走不出蒙古斑地图时悲伤的新祷”。

说到陵水诗群的大略技艺特点，有中国传统诗词的作法，有倾向于主体性言说，有戏剧的变化，也有印象主义、表现主义等。在情感上，郑文秀、周凌风、李其文等诗人面对时代的情感较为明显，情感的着落之处也清晰，而郑纪鹏较为含蓄、隐晦，情感上对未来不可捉摸。因为，前者退缩依靠之处，或者黎族文明，或者山野风物，或者家族、乡村，后者却不能二元论式的否定其一，也没有表现出农耕文明的情感依赖，他真正需要的是寻找信

（段小七）

诗歌 品读

海之传说

■ 李少君

伊瑞坐于中央，星星垂于四野
草虾花蟹和鳗鲡献舞于宫殿
鲸鱼是先行小分队，海鸥踏浪而来
大幕拉开，满天都是星光璀璨

我正坐在海角的礁石上小憩
风帘荡漾，风铃碰撞
月光下的海面如琉璃般光滑
我内心的波浪还没有涌动……

然后，她浪花一样粲然而笑
海浪哗然，争相传递
抵达我耳边时已只有一小声呢喃
但就那么一小声，让我从此失魂落魄
成了海天之间的那个为情而流浪者

为疍家渔排而作

■ 张执浩

应该熄灭陆地上的灯火，只为
这些漂浮在海面上的灿烂
应该反复调换人世的角度
先从天上看，再从水底
从苦难的方向看过去
从幸运的方向看过来
浮云在夜空
鱼阵在舱下
它们都在等候人间的响动
应该这样爱你所爱：
安静，缠绵，若徐徐之风
打海面经过却没有始终
一个男孩坐在舱里
灯光在他头顶摇晃
一个女孩托着腮帮看月亮
海水暗涌着
浪花死去活来

陪你去看海

■ 蓝白

波浪翻滚，月亮升起来的时候
只有你可以看见，我的灵魂，远处的灯塔
像我梦中经常出现的那张脸

眼睛长出羽毛，枕着大海入睡
把身体让给波涛，我们是水鸟
我们比翼双飞，卿卿我我，沿着蜿蜒的海岸线
万里河山，今晚统统送给别人

不再想东想西，抛弃十指扣扣的寂寞
在海边，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是一个王
海上到处是花园，是你的，也是我的
今夜缄言，一心一意，陪着你看，拜月
数着渔火，祝福深夜出海的人们

把梦做得更像现实，不去触犯风的耳语
更美好的事物，听听花开的声音
我只做你一个人的孤君，末代的帝王

在分界洲岛

■ 龚学敏

在分界洲岛。
白鹭的爱情用海水把天空涂蓝了，
一朵花透明的投影，正在剖析与她聊天的，海鸥的，
叫声。坐在大海颈上的一句暧昧，是所有水的纠结，
左边一滴水，沧桑仅仅是我风撩起的一缕长发而已，
化作一声小叹息，管它落在海里，还是陆地。
一个在南方的岛屿中不偏不倚的洲宇，在分界处，
正在潮汐多余的虚词，和红嘴螺形容过的天空，
那些在悲怆的海水中掠过的珊瑚们的生活，
那些我种在纸上的远方的脆弱。
在分界洲岛，我要把鱼一样躺着的纸扶起来，
洲宇要有圆润，也放浪，像是在旧时的细腰带下饮酒，
说风月。
在分界洲岛。天空的情书正在撩拨海水的这张薄纸，
我是字落在纸上的动静。
带着体温的动静。像是一朵南方的茉莉。

我所希望的

■ 李其文

在海边停下来，像沙滩上的礁石
被海苔爬噬。然后在风和阳光的高谈阔论里
成为虚构或者成为虚构本身。这是我所希望的
从青绿到干黄，要么丰满，要么骨感
海苔被晒干汁液后的模样
很像这些礁石，被潮汐推向陆地后
裸露出来的忧伤，在粗糙的脸庞上袒露无遗
太阳总想把每一滴海水
包括沙滩上走失的螃蟹、贝壳、珊瑚
几只脚印，晒成一段过去
这些礁石再也够不着的礁石
这些大海的坚硬的骨头
仿佛住在海边寺庙里的神祇
在钟声和香火中，看着一艘艘渔船驶进海里
这也是我所希望的

陵河边

■ 郑文秀

邂逅在摇曳的陵河岸边
你的玻璃般透明的羽光
掠过夜幕卷起的染袂
如故乡回眸的伊人
轻盈地飘逸在晨风吹醒的
大地
欢欣中，缕缕缠绵的清波
如一抹柔媚，衬起羞涩
泛红的花紫，你在晨风中
凝思，想倾诉什么？
呵，我感受到，你注目时颤动的心扉
心，荡漾在月光的肩头处
此刻，我不能掠动你留香的娇容
只等你怦然中撩起
一瓣花瓣，赠一个逐心的花季
好让追随的诗不再清瘦

本版图片/禾星